



禅解儒道丛书

[明] 蕩益 著 ○ 江谦 (补注) 梅愚 (点校)

四书 蕩益 解



解《论语》者曰“点睛”，开出世光明也；
解《庸》《学》者曰“直指”，谈不二心源也；
解《孟子》者曰“择乳”，饮其醇而存其水也。





禅解儒道丛书

[明] 蕺益 著
○ 江谦 (补注) 梅愚 (点校)

四书蕺益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书蕩益解 / (明) 蕩益著; 江谦补注; 梅愚点校. —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9

ISBN 978 - 7 - 5403 - 3995 - 1

I. ①四… II. ①蕩… ②江… ③梅… III. ①四书 — 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636 号

四书蕩益解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11 层 430070)
营销电话 027 - 87393855 传真: 027 - 87679712
印 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3 - 3995 - 1
定 价 20.00 元

整理说明

一、本书以 1989 年台湾佛教书局刊印的《藕益大师全集》第十九册所收的《四书藕益解》为底本，其中江谦的补注一并收入。

二、原书为繁体竖排，文中已有分段；今改为简体（为避免歧义，保留了若干异体字、通假字）横排，并依文义对原有分段予以细化，且施以现代标点。校正字词有讹误者，于脚注中标出。

三、书中《论语》《中庸》《大学》原文依据憨山的“解”进行句读。

四、《四书藕益解》原包括《论语点睛》《中庸直指》《大学直指》《孟子择乳》，惜《孟子择乳》已失传，今于目录中存此书名。

五、《论语》共二十篇，每一篇又含若干章，藕益的分章与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的分章略有不同，本书在藕益所分的每一章前添加篇和章的序号，如“1.1”表示《论语》原文的第一篇之第一章。藕益将《中庸》和《大学》原文分为若干节，本书在每一节前添加序号。

目 录

四书蕩益解序（蕩益）	1
四书蕩益解重刻序（印光）	3
论语点睛补注序（江谦）	6
论语点睛补注上	7
学而第一	7
为政第二	5
八佾第三	24
里仁第四	32
公冶长第五	40
雍也第六	48
述而第七	58
泰伯第八	69
子罕第九	75
乡党第十	84
论语点睛补注下	89
先进第十一	89
颜渊第十二	98
子路第十三	106

宪问第十四	115
卫灵公第十五	127
季氏第十六	137
阳货第十七	143
微子第十八	151
子张第十九	156
尧曰第二十	162
中庸直指补注序（江谦）	164
中庸直指补注	167
大学直指补注序（江谦）	203
大学直指补注	205
孟子择乳（存目）	

四书蕙益解序

蕙益子年十二，谈理学而不知理；年二十，习玄门而不知玄；年二十三，参禅而不知禅；年二十七，习律而不知律；年三十六，演教而不知教。逮大病几绝，归卧九华，腐滓以为饷，糠粃以为粮，忘形骸，断世故，万虑尽灰，一心无寄。然后知儒也，玄也，佛也，禅也，律也，教也，无非杨叶与空拳也。随婴孩所欲而诱之，诱得其宜，则哑哑而笑；不得其宜，则呱呱而泣。泣笑自在婴孩，于父母奚加损焉，顾儿笑，则父母喜；儿泣，则父母忧。天性相关，有欲罢而不能者。“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今之诱于人者，即后之诱人者也。倘犹未免随空拳、黄叶而泣笑，其可以诱他乎？

维时彻因比丘，相从于患难颠沛，律学颇谙，禅观未了，屡策发之，终隔一膜。爰至诚请命于佛，卜以数阄，须藉《四书》，助显第一义谛。遂力疾为拈大旨，笔而置诸笥中，屈指复十余年，彻因比丘，且长往矣。嗟嗟！事迈人迁，身世何实？见闻如故，今古何殊？变者未始变，而不变者亦未始不变，尚何存于一分无常、一分常之边执也哉？

今夏述成《唯识心要》，偶以余力，重阅旧稿，改窜其未妥，增补其未备。首《论语》，次《中庸》，次《大学》，后《孟子》。《论语》，为孔氏书，故居首。《中庸》《大学》，皆子思所作，故居

次。子思先作《中庸》，《戴礼》列为第三十一，后作《大学》，《戴礼》列为第四十二，所以章首“在明明德”，承前章末“子怀明德”而言，本非一经十传，旧本亦无错简，王阳明居士已辨之矣。孟子学于子思，故居后。解《论语》者曰“点睛”，开出世光明也；解《庸》《学》者曰“直指”，谈不二心源也；解《孟子》者曰“择乳”，饮其醇而存其水也。

佛祖圣贤，皆无实法系缀人，但为人解粘去缚，今亦不过用楔出楔，助发圣贤心印而已。若夫趋时制艺，本非予所敢知，不妨各从所好。

丁亥孟冬九日古吴西有道人智旭漫识
时在顺治四年

四书蕙益解重刻序

道在人心，如水在地，虽高原平地，了不见水，苟穴土而求之，无不得者。水喻吾心固有之明德，土喻吾心幻现之物欲，果能格物致知，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然穴土取水，人无不施功求之，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而道本心具，人多不肯施功，致物欲锢蔽真知，不知希圣希贤，甘心自暴自弃，由兹丧法身以失慧命，生作走肉行尸，死与草木同腐，可不哀哉！

《四书》者，孔门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俾由格物致知以自明其明德，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俾家国天下之人，各皆明其明德之大经大法也。前乎此者，虽其说之详略不同，而其旨同；后乎此者，虽其机之利钝有异，而其效无异。诚可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万世师表，百代儒宗也。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其下手最亲切处，在于格物慎独、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虽一介匹夫，其经天纬地，参赞化育之道，何虽得自本心。俾圣贤垂训，一番苦心，不成徒设，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可不自勉乎哉！

如来大法，自汉东传，至唐而各宗悉备，禅道大兴，高人林立，随机接物。由是濂、洛、关、闽以迄元明诸儒，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儒宗，俾孔颜心法，绝而复续。其用静坐参究以期开悟者，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故有功深力极，临终豫知时至，谈笑

坐逝者甚多。其诚意正心，固足为儒门师表，但欲自护门庭，于所取法者，不唯不加表彰，或反故为辟驳，以企后学尊己之道，不入佛法。然亦徒为是举，不思己既阴取阳排，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适见其心量狭小，而诚意正心之不无罅漏也，深可痛惜。

明末蕩益大师，系法身大士，乘愿示生。初读儒书，即效先儒辟佛，而实未知佛之所以为佛；后读佛经，始悔前愆，随即殚精研究，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其有辟驳者，非掩耳盗铃，即未见颜色之瞽论也。遂发心出家，弘扬法化，一生注述经论四十余种，卷盈数百，莫不言言见谛，语语超宗，如走盘珠，利益无尽。又念儒宗上焉者取佛法以自益，终难究竟贯通；下焉者习词章以自足，多造谤法恶业。中心痛伤，欲为救援，因取《四书》《周易》以佛法释之，解《论语》《孟子》则略示大义，解《中庸》《大学》，则直指心源。盖以乘法华开权显实之义，以圆顿教理，释治世语言，俾灵山洒水之心法，彻底显露，了无余蕴。其取佛法以自益者，即得究竟实益；即专习词章之流，由兹知佛法广大，不易测度，亦当顿息邪见，渐生正信，知格除物欲，自能明其明德。由是而力求之，当直接孔颜心传，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

近来各界眼界大开，天姿高者，无不研究佛法，一唱百和，靡然风从。既知即心本具佛性，无始无终，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岂肯当仁固让，见义不为，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乎哉？以故伟人名士，率多吃素念佛，笃修净业，企其生见佛性，死生佛国而已。

四书蕙益解重刻序

施调梅、蔡禹泽、李筱和、陈鲁德、叶伯龄、彭笑潮、郁九龄居士等，宿具灵根，笃信佛法。一见《四书蕙益解》，不胜欢喜，谓此书直指当人一念，大明儒释心法，于世出世法，融通贯彻。俾上中下根，随机受益，深则见深，不妨直契菩提；浅则见浅，亦可渐种善根。即欲刊板，用广流通，以此功德，恭祝现在椿萱，寿登期颐，百年报尽，神归安养；过去父母，宿业消除，蒙佛接引，往生净土。祈序于光，企告来哲。光自愧昔作阐提，毁谤佛法，以致业障覆心，悟证无由，喜彼之请，企一切人于佛法中咸生正信，庶可业障同消，而心光俱皆发现矣。《周易禅解》，金陵已刻；《孟子择乳》，兵燹后失传。杨仁山居士，求之东瀛，亦不可得，惜哉！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孟夏常惭愧僧释印光撰

论语点睛补注序

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其信然乎？汉儒明于训诂典章，宋儒明于世法义理，皆各有功后来，而于圣言之量未尽也。明蕩益大师以佛知见为《四书解》，而佛儒始通，微言始显，真解也，亦圆解也。《四书解》者，一《论语点睛》，二《中庸直指》，三《大学直指》，四《孟子择乳》，《择乳》亡于兵燹，惜哉！于是印光法师，亟取前之三种，序印而流通之。

不慧以《论语》理深语简，佛法广大精微，学者未易知也，于蕩师所未及未详者，更为补注以明之。夫“点睛”则圆照之体相用全矣，今所补者，但东云一鳞，西云一爪之敷云尔。或曰：“朱子《集注》无取乎？”曰：“焉得无取。”朱子《集注》，阐世间义理者也，可师也。其采时贤之说，毁佛正法，使人不悟本来佛性，不信因果轮回，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小人无所忌惮，佛教衰而儒教亦熄，此天下大乱所由生也，不可从也。朱子去今千年矣，其精进当不可思议，岂尚拘曩时成见乎？

蕩师此解，开出世光明者也，而不离世间法。使人了知本来佛性，深信因果轮回，敦伦而尽分，畏恶而迁善，涤染而修净。佛教昌而儒教益显，非但天下大治所由始，而亦作佛菩萨圣贤自度度他，俾久塞得通，久苦得乐之津梁也。人身难得，佛法难闻，闻世间超世间不二之法尤难，学者其敬受之哉！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季春阳复居士江谦谨述

学而第一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以“学”字为宗主，以“时习”二字为旨趣，以“悦”字为血脉。“朋来”及“人不知”，皆是时习之时；“乐”及“不愠”，皆是“说”之血脉无间断处。

盖人人本有灵觉之性，本无物累，本无不说，由其迷此本体，生出许多恐惧忧患。今学，即是始觉之智，念念觉于本觉，无不觉时，故名“时习”。无时不觉，斯无时不说矣。

此觉原是人所同然，故朋来而乐；此觉原无人我对待，故不知不愠。夫能历朋来、人不知之时，而无不习、无不说者，斯为君子之学。若以知不知二其心，岂孔子之所谓“学”哉？

补注 或问：“学者觉也，但觉悟心性，不求之事物，有济乎？”

曰：“圆觉之人，知天下一切事物皆吾心也。一事未治，一物未安，则是吾心未治未安也。治之安之，悦可知矣。故《大学》言‘致知在格物’，又言‘物格而后知至’。学，是致知；时习之，则

格物之功也。安有弃物蹈空之弊乎？弃物蹈空，非觉者也。”

格物之本，即是修身，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一身果修，多身化之，故朋自远来，与人同乐。有未化者，是吾心之诚未至也，但当反求诸己，故人不知而不愠。至诚无息，则君子也，君子即《易》所谓“大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有责，位虽不同，其有事则同也，故曰“不亦君子乎”。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为仁，正是为人；不仁，便不可为人矣。作乱之本，由于好犯上；犯上之本，由于不孝弟；不孝弟，由于甘心为禽兽。若不肯做衣冠禽兽，必孝弟以为人；为人，即仁义礼智自皆具足。故孝弟，是仁义礼智之本。盖孝弟，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万事万物之本源也。

补注 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论修则孝弟为为仁之本。天下大乱之原，自不孝不弟始，孝弟则仁慈兴而乱机息矣。然则兴孝弟之道奈何？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不孝不弟之人而居上位，天下大乱所由生也；孝弟之人而居上位，天下大治所由生也。

《孝经》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至仁莫如佛。佛之发大誓愿，普度众生，以众生皆过去之父母六亲也。孝弟之至，报恩之大，无过是矣。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口为仁者之言也。令色，色取仁也。仁是心上工夫，若向言色处下手，则愈似而愈非。

1.4 曾子曰：“吾日以三事而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事，只是己躬下一大事耳。倘有人我二相可得，便不忠信；倘非见过于师，便不能习。此是既唯“一以贯之”之后，方有此真实切近功夫。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五者，以敬事为主；敬事，又从敬止功夫得来。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养蒙，莫若学问；学问，不过求放心；求放心，莫若格物致知。孝弟、谨信乃至学文，皆格物致知之功也。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不是先行后文。盖文是道统所寄，孝弟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若仅作六艺释之，陋矣！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贤贤，不但是好贤，乃步步趋趋之意。盖自置其身于圣贤之列，此即学之本也。事亲、事君、交友，皆躬行实践，克到圣贤自期待处，所以名为实学。

补注 易色，谓无我相人相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自他不二，故曰“易色”。有我相人相，则妒贤嫉能之心生矣。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期心于大圣大贤，名为自重；戒慎恐惧，名为威；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倘自待稍轻，便不能念念兢业惕厉，而暂觉还迷矣，此直以不重，为根本病也。

忠则直心、正念、真如，信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正是自重之处。既能自重，更须亲师取友，勇于改过。此三，皆对证妙药也。故知今之悦不若己、惮于改过者，皆是自轻者耳。又主忠信，是良药；友不如，惮改过，是药忌。

补注 真实修行，须从心性悟入，从忠信立身，从忏悔起行。知自性无量无边，不生不灭，则誓成正觉，誓度众生。横遍十方故重，竖穷三际故威。知人道不修，他道难修，一失人身，万劫难复，则当戒慎恐惧，精进不退，故学日固。

知自性无邪故忠，知自性无妄故信。知善恶净染，皆由缘生，

故当友下之善士，又尚友古之人，而无友不如己者。无友者，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知多生罪暗，忏悔能消，故过则勿惮改，以期障云尽而慧日明。唐悟达国师“三昧水忏”，梁武皇“慈悲道场忏法”，皆忏悔修行之大导师也。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厚，是本性之德。复其本性。故似归家。

补注 知真性无量无边，不生不灭，则知民德本厚；流于薄者，习为之也。教民慎终追远，其事甚多，不但丧尽其礼、祭尽其诚而已。言其小者，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便是追远；饭食已讫，一箸一器，必安放整齐，便是慎终。言其大者，如弘扬净土法门，教人临命终时，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是真慎终；发弘誓愿，普度众生，以报多生多劫父母养育之恩，是真追远。

然非教天下人民皆悉归依三宝，安能归其本厚之性德乎？三宝者，佛法僧也。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果位；法是脱苦得乐，去染修净之良方；僧是绍隆佛种，弘扬正法之菩萨、罗汉、诸圣贤也。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此可与“美玉章”参看。子贡以“沽”与“藏”为问，夫子